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

四夷 七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

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卽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管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民，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每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朵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以阿里失禮爲指揮使，答賓帖木

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
衛、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峰、近宣
府、爲朵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各領部
落、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
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
招三衛奉職、如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
衛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小入犯、
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
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督

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王徙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睨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輛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相蹂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中爲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右師馳

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上亦貲其罪、待如初、昭皇帝立、更給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歹、從指揮安出請也、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飭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上大閱行巡邊、駐蹕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上曰、孽虜無能爲

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銳疊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効，上從之。或言虜其

類也。往必不反，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天子神武，閑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効力，故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蠲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於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止統元年，再給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歹

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勒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歹薄互市失利，非文皇帝故事。上因其使才言，歹都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古，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

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于白塔兒。璽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皆命磔于市。其明年，虜酋脫懽死，子也先嗣，益鶩橫，屢犯塞。朵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餘騎。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舉，並擊兀良哈。

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朵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衛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朝貢中國如故、安出歹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戢止之、亦時時以瓦剌暴掠聞、輒賜勅存慰、許急則避居近邊、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翱等有差、十

此將方
獲矢

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朶顏獨強盛、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人貢、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虞虜也、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迺北、聳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從此脊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住哈刺莽來、召衛酋往議事、兵部尚書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迺至、疑爲虜間、宜令邊臣嚴爲

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泰寧都督僉事
革干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謙復持不
可、帝心難予城、又重絕三衛權、乃用廷臣議、遣譯
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
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佳牧、毋犯邊吏約、甲
盾不爾吝、寇至則給、其明年、革干帖木兒及朶顏
諸酋來朝、乞犁鏵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
石、其明年入邊、叅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年、
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緩

急來告隨晉革于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革三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朶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由喜峰口景泰末已闌從獨石萬全右衛人至是乃隨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邀厚賞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酋孛來爲請賞結三衛心詔諭孛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爲幸其又何

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隨請於塞下市牛及農具并乞蟒衣制勿與蟒其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三衛賞貢外毋進海青兒鶻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熾幸奄汪直使攘文升功三衛乘間申前請且欲改貢道從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

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跡並論
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爲寇而總兵梁銘頗以
威名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
絕貢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瓊楊友出塞燒荒
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寇上御
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考時朶顏部落益蕃累
侵盜而諸部花當爲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恃驍
勇敢深入益爲中國患正德四年泰寧酋滿蠻率
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

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謂不得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我不能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點魚關毀垣入、殺叅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論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寇。叅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

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主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請毋惜一官以餌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

可屬虜酋阿堆哈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
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啓釁奪其官虜益張邊
耕牧而朵顏亦益輕我二十年革蘭台遂復求增
貢不許時時暴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
虜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因曰山海關諸邊連
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
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勦撫守中儉
嗜利盜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
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

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
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卻永出塞襲李
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朵顏別部也、善盜邊、然
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卒曰、吾往
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
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大虜爲梗、而
遼東塞亦以朵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
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彰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
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

不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朶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籬引寇自近事遂寢其年冬誅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爲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大爲虜謀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潮河川可入比逼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煽構其間何棟計擒之始

伏法其後楊博爲總督復購殺其首惡通漢夷稍
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
孩爲鄉導我謀多被殺虜遂潰牆深入督臣王忬
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郭琥
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牆子嶺入大
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董忽力勾
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拆牆出至捧樺崖迷失
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考是後督臣譚綸總兵戚
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職

稍謹，虜亦無大舉。邊恃少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而朵顏末。今朵顏盛，故以爲首稱，曰朵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朵顏爲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以中峰形似故名。產馬、橐駝、黃牛、青

牛、瑪瑙、鵲、樺皮、白葡萄、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爲中國利
害甚明也、分闡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於文皇、
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
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
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彼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犁
庭甫定、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遺憾可知、章皇寬河
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
繼善述、誰曰不宜、願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

臣後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宜
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
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
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於文、職方氏遂視若三
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然而傳、譌日甚、可勝
嘆哉、嗚呼、至哉斯言、箴以加矣、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九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四十二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

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餌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

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民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

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

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
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卽伏兵望海
塌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弑無孑遺
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
頻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
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
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
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
官廨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

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其王，易姓名克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屏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讎。

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啗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

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統以巡撫涖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統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

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既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貢緣大學士嵩貴幸、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業上疏、

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叅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顧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

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叅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鷄於桐鄉鷄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

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母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

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
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
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
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
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闕然直至覺
有異乃先遣王澈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
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
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
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

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澈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皋，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

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皋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

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
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
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
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
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
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
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
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
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

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攻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縻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

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訕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

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卽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爲關白，雄鷲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躋辯才，販魚而醉卧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辯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摧，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

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爲攝津鎮守大將已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鄭迴密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遂自金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

北至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

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

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於京。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綦密矣、然似密而實疎、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鬪、不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訊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羣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

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纈針磁乃資生之必藉
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
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闡出貢市通
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
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出必非良民
冒法而入寄命人手故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
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
負未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
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 四十二

四夷 九

日本考 二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

差次之、

疆域

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船舶

利器

寇術

疆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大 太和 大 河内 大 和泉 小 攝津 大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部 道七

東海道 州十五

伊賀 小 伊勢 大 志摩 小 尾張 大 三河 大 遠江 大

駿河 大 伊豆 小 甲斐 大 相模 大 武藏 大 安房 中

上總 大 下總 大 常陸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 州八

近江

大

美濃

中

飛彈

小

信濃

大

上野

大

下野

大

陸奥

大

出羽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

州七

若佐

小

越前

大

加賀

大

能登

中

越中

大

越後

大

佐渡

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

州八

丹波

大

丹後

中

但馬

大

因幡

大

伯耆

大

出雲

大

石見小隱岐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州八

攝摩大安藝大美作大備前大備中大備後大

周防大長門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州六

記伊大炎路小阿波大讚岐大伊豫大土佐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 州九

竺前 大 竺後 大 豐前 大 豐後 大 肥前 大 肥後 大

日向 中 大隅 中 薩摩 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二

壹岐 小

對馬 小

共爲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餘、課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船舶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
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
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爲中津、地
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
方長十里、名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也有
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爲倭也、洞津
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
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

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武

樣自琉球高麗得之

銀一兩換三

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錢千稱一貫每
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絹段有花素花
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譯語

天文

天

天帝

日

虛露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加前

雲

雨

挨迷

霧

吉利

雪

計伏六
攸計

霜名末
辟滿

落雨挨迷
付魯

時令

早來運梭
梭發耀

夜搖落

午非路

晚田午
搖撒

明挨介

暗水骨辣

冷水
二李

暖挨梭

今日詐以呼
聲介喬

明日挨迷亞
失日

後日亞撒

昨日傑奴

前日阿多
堆

日暮非故
路路

今日來介阿
耶俚

明日來挨戊
打俚

後日來挨殺核
阿耶俚

地理

島名

地 大樣
海 禿智
火 非

山城 羊馬
筑後 職骨
和泉 因字
肥前 非前
伊勢 衣舍

山 羊賣
沙 何吉
鄉 羊埋

筑前 職骨
河内 知加
豐後 達哥
伊賀 衣加
日向 兄加

水 明東
石 依水在
江 打各

大和 多野馬
豐前 字前
攝津 子李
肥後 非谷
志摩 石馬

備後	下總	美作	武藏	伊豫	伊豆	炎路	三河	大隅
逃倭	倭作	逃撒	木署	伊右	因慈	計山	康迷	米阿
臥散	麼家	馬撒	撒			奴	茄	忌

若佐	備中	備前	山口	相摩	讚耆	駿河	遠江	尾張
懶加	避查	避然	馬即	彌砂	基三	攸絲	彌拖	里倭
			廬周	茄	芬	龍	多	阿
			諸防					
			羊					

安藝	常陸	上總	安房	土佐	甲斐	阿波	紀伊	薩摩
阿計		倭茄	阿乞	拖撒	既怡	齊埃	苦乞	馬歇
		逃撒				懷	藝奴	

越前

前日知

長門

多奴茄

加賀

坑茄

但馬

摩達什

近江

米多島

出雲

太因字

信濃

申阿

伊岐

尤計

陸奥

話收

攝摩

馬法里

越後

谷日清

丹後

丹哥

佐渡

沙渡

伯耆

花計

飛彈

非大

隱岐

和計

女島

多藝

越中

日晝

丹渡

丹白

能登

奴朵

因幡

白美奴

美濃

木奴

石見

一佳

上野

康子

下野

什座

出羽

迷外

官島

迷挨
什麼

五島

我島

男島

小島

科什
麼

對馬島

則什
麼

連島

平類
什麼

種島

他尼
什麼

博多

花谷
達

竹島

他計
什麼

平戶

佐加開

三島

審什
麼

方向

東

薰加

南

迷南
來

西

義西

北

尤兀
俚

前

日皆
利婆

後

吾失
利

珍寶

金

空措
尼

銀

夫落
措尼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佐

紅銅

驚更尼

水銀

明東楷尼

好銅錢

姚禮善尼

人物

皇帝

大利天王家里

官

大木鳥野雞

百姓

別姑常

公

翁知

大官

大鳥野雞

婆

猶滿翁妃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

弟

阿多

妹

亞尼多

姊

亞尼

婿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

孫

阿美胡來

丈人子多

丈母子多

叔何治

丈夫壽山

婦人倒家

老要个

男子何奈

後生連家

孩歪鼻

親眷新雷

姐夫迷哥

朋友道門大帝

女婿米哥

僕三三

小厮歪背

和尚才老

老實人埋骨

艱難人胡奈故

人

強盜六宿

瞎子賴骨

獨眼人審峻

你撫哥了

誰人搭梭

我何埋埋

徒弟加食

財主妻斗鳥

阿奴利

難

賣

生得好

眉眉眉月
姚水大

外甥

哥萌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

平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呆采

生得

醜失魯歪

聰明

加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望

富

鳥多

貧

腮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多一故

麻子

莫入骨水

村

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人事

要

坡水

不要

係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
鳥將卒

拿來

未低
埋未得

己

拿去

未底
于古

相擾

括計
括盆

亂說

思量骨多莫
話介反埋

看

覓見
迷路

不送

何埋解
邵賣

嬉

挨核
蒲

坐

移路阿
將板

病

羊埋
依子

揖

罵

寬彼計乃埋
話驚腿皮

軒

囚彼
計

詈

鳥論羊埋水
鳥蠻爺計

睡

密路

去

漫陀羅
埋旦多

在

何故伊虜
何打路

不在

論速
持疎

來

何耶埋
吉人

便來

羊伴地何耶
埋慢陀的如

回來

慢慢的
耶埋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
埋法古

送與我面皮

出去計一一

喜一啜水咉

飲那慕

喫何賣

走法古

借艇路

唱嘔夫

教何水

尤路

愛惜搖落

前行殺雞

說話未納惹

獨樂哥賣

安排蘇路

快去法古

買賣烏禮

莫怪哥面

喫酒麻黑

殺雞

怕後疎

行門疾龍

怠慢難利骨多

羞愧番助山

不來未旦盧

打人達个

不喫了禁哥

多喫酒何賢

那里去

移姑

漆

所有路路

賣

無六路

痛

一輒水

遊

西孫步

殺

其奴暗

害

天

肚

餓熱大

打

于胡

醉

遛帶

行路

的益磨減

叫人

多奴

起身

的倭達

還了

諸也數

請人

家那

不賣

鳥魯

哭

乃古

有情

亞姊

換

皆賀

曉得

个个

老實

說話

多多

喫了

不曉得

措賴路

慢慢的

買得

怎麼

難鳥

多少

一故

無情

亞姊

無工夫

一孫

怪

發賴旦
多堅固

與

加右

死

身大

笑

歪罷

腫

刺大

活

吉打

買

加利

輸

埋計
打利

傷寒

雞骨

寫字

加計

身體

耳

眉眉

口

骨上

鼻

發奈

眉

賣

手

鉄

足

換身

心

个个
路

頭

客成
賴

鬚

量計

髮

措撻
夾迷

肚

發賴

指

尤皮

爪 辛 臚

齒 法

器用

小刀

磨過乃空
客打乃

中刀

歪計
柴需

大刀

閤中
打奈

刀柄

脫介
狸

甲

大買
路

弓

油米

盒子

剛白
哥

紙

惜訣
加迷

硯

孫助
力子

砂石

指路
依水

筆

粉地

墨

疎煤

薄紙

沃蠻
子

扇

黃旗

鎖

哥利
素

厚紙

沃速
水

船

浮泥

針

快利
法利

鑰匙

坑其

鑊

難皮

磨刀石

依水

泥銅扇

法古黃旗

帚

花雞

泥金扇

空指鹿

等子

發介

小箱

法哥

硯箱

孫勳利

酒盞

藤計加

鋸

拿剛

襪

曬賴

銀硃

夫條炭

鏡

坑皆

枕

麻骨賴

麝香

射哥

漆

鳥籠

席

不奴

木香

木哥

傘

隔落

盤

何水

沉香

沉哥

筋

法水

碗

倭吉

酒瓶

哭笋

梯

課水

香

宣哥

衣服

昆皮

飛計

衣服

乙府

靴

胃都

鞋

水瓦里

箸帽

徕搖婆

錦

歪帶

氈衫

迷奴

手巾

個達昂

綿布

木棉

夏布

棉奴奴

被

伏思

飲食

茶

解素

酒

曬箕

白酒

明東

燒酒

隔辣

老酒

福祥

飯

密黍

飲酒

乃加

鹽

失河

喫飯

密黍

醬

彌沙

米

科眉

油

挨蒲

大麥鳥蒙

羹水路

笋乾大古

花木

杉松計

梅面婆

瓜鳥埋

鳥獸

牛胡水

小麥柯蒙

荳磨米

醬瓜可羅

檜去那

芥葱辣

麻莫人

狗意奴

穀暮米

肉倭米

松埋止

菜奈

茄子乃沈

猪豕豕

數目

雞

泥掘地
泥環多體

魚

遊河

羊

羊其

拋

解加

蟹

措泥

鼠

米
壓助

馬

鳥馬

蟲

失凍
水

一

丟多子丟
微咀多

一

箇个利

二

扶達子
丟咀多

三

審子俊
咀多

四

學子搖
搖做

五

意子多
難難多

六

後子

七

乃乃

八

效子

九

個個
乃子

十

多

十一

多多丟
達子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一
貫

萬慢亦

通用

有疾路

極好多明哥

小發飾

遠多候

短迷加

厚挨卒

破羊錢

無乃

不好出無

少素古

近的個

細相快大

薄溫卒

不是乃松山

好高高的

大加小思姑

多快都河

瘦牙十

朽骨節

歪貨不高歪

要紫馬多

緩

慢大

無用

設計

多有

何何

未

慢大

香水

于屏

臭水

骨節

嗜好

絲

所以爲織絹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

衣而巳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絲綿纈首

斤直銀五六兩販去者其價十倍用爲常服無綿

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布棉花故也綿

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綢染彼國花樣作錦繡優人劇戲用紅線綴盛甲

紬正衣服之用錦繡之求服不用紅線綴盛甲

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水銀鍍銅器之

用常因匱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

倍中國常因匱乏每針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

百斤賣銀三百兩

十四

武備志卷三十三

占度裁度四夷九

分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吸茶，吸

故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磁器，釋花樣

也，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碗

亦以葵花稜爲尚，制若非觚，雖官窑不喜也，古文

錢，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

四兩，若福建私折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

用永樂開，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

元二種，古名畫，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書房粘壁之用，古書，五經則重書禮，而忽

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

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藥材，諸宋俱有

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兩，此其至難至貴

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毯，毯

馬背毯

王家用青粉，女人搽小食，蘿而漆飾者，然

官家用紅粉

面之用，小食蘿而漆飾者，然

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亦然。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漆器

文儿古盒硯箱者其最尚也。食

船舶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

近有中
引人以
當船之
法令如

式造千
般非如
此拙夫

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
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
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
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檣，
不能轉舵。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
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
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開風行使便易。數
日卽至也。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
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

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卽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卽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鹽額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冽，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

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利器

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

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祖傳以此爲上

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劔或鑿八幡大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官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劔亦然

鳥銃原山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
豐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
此妙

制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爲領次取硫硝滾
水煮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爲勻每銃用藥二錢
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橫
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

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卽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燄，燭天人方畏。

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

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
反掠故難格鉅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
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歛跡者其進取也張
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
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
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爲阱以詐坑或結稻桿以
絆奔武種竹簽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
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
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施附巢

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偽誠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裾牆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關間，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

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也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閱，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